

多杰才旦主编

中国藏学史料丛刊

第一辑

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
《川边历史资料选编》编辑委员会编

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

中國藏學史料叢刊第二輯

邊藏風土記

查騫 撰

林超 校點

主编 多杰才旦

副主编

陈家璉
廖祖桂

责任编辑

李焯
郭一凡

《中国藏学史料丛刊》刊印缘起

多杰才旦

《中国藏学史料丛刊》是一部多卷本的藏学汉文资料汇编。由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编辑，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。

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和中国藏学出版社整理刊印藏学史料，以藏文文献为主，兼及其他民族文字的藏事文献。正在陆续编辑出版的有校勘本《中华大藏经（藏文部分）》、《五明精选丛书》和《藏族档案史料丛编》等系统化、系列化丛书。与此同时，还将系统整理、陆续刊印汉文和其他民族文字的藏事古籍、档案、稿本和金石文字等史料。这些丛书和图书，或精选善本标点影印，或据原件纂辑，或校注稿本成书，或辑录散见史料为一编。整理编辑这些书籍，工程巨大，费时费事，但一经完成就会嘉惠学林，传之久远，为藏学研究事业的发展做出有益的贡献。

在我们统一的多民族的祖国大家庭中，藏族是历史悠久、文化源远流长的民族之一。在共同缔造和发展我们伟大祖国的历史长河中，藏族人民做出了自己的贡献。藏族同汉族和其他兄弟民族人民，在长期的互相交往中，发展了经济上的合作和文化上的交流，留下了极其丰富的藏、汉、满和蒙古文等多种文字记载的珍贵历史文献。自十七世纪开始，一些外国人怀着各式各样的动机和目的，先后进入藏族地区；鸦片战争之后，帝国主义势力在入侵我国内地的同时，又不断侵入我国边疆，染指西藏，于是世界上又出现了多种外文的藏事资料。所有这些多种文字的史料，从不同的时代，多方面和多角度记述了藏族人民的历史，可资相互补充印证，去粗取精，辨伪存真，鉴别历史真相，使我们的藏学研究工作更具有科学性。这项工作曾有不少人作过尝试，也有一些收获，但限于种种条件，终未能达到预期目的。

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，藏学研究日益受到重视，藏学史料整理

工作蔚然成风，成绩斐然。近十年间问世的藏学史料专辑无虑数十百种，大都选材精当，编排科学，便利学人。自隋唐至民国，已有不少史料得到整理，先后刊行于世。其中包括以往未经刊布的藏、汉文档案和世人罕见的稿本，流传不广的方略著作，以及辑自散见于官修史书、类书和私家著述中的藏族史料等等，孤本秘籍接踵面世，弥足珍贵。这期间比较有代表性的史料书，有《西藏学文献汇刊》、《西藏学文献丛书》、《西藏地震史料汇编》、《西藏地方历史档案丛书·灾异志——雪灾篇》、《藏族史料集》、《宋代吐蕃史料》和《赵尔丰公文奏牒》等多种。这些重要的史料汇编，乃是研究藏学具有特色的重要图书，引起国内外藏学家的热切关注，并受到学术界的好评，乃是理所当然的事。

整理藏学史料是一项规模宏大的工程，等待我们去做的事，比我们已经做过和正在做的事要多得多。然而这的确确是一项造福后人、功德无量的事业。我们必须下功夫花力气把它做好。比如，数以百万件计

的有关藏事的藏、汉文和满文档案，以及海外的外文档案，有的才刚刚开始整理，有的尚未着手搜集；数以万种计的藏文典籍和有关藏事的满文蒙古文著作，有待我们搜求和探索；有关藏族的报刊资料和当代资料，有待我们去查访和整理；汗牛充栋的藏汉文献，有待于我们择要互译；许许多多的外文资料和藏学专著，有待我们向国内介绍；还有丰富的地下文化宝藏，有待我们发掘和考究。显而易见，凡此种种，不是哪一家的力量所能承担的，要藏学界通力合作，统一规划，大家动手。文化事业是一个逐步发展、逐步积累的长期过程，出版事业也不例外。完成藏学史料的编纂这项大工程，也不是我们这一代人所能干完的，需要一代接一代地干下去，但我们这一代不应该把这项工程的基础打好，而且应努力做出无愧于我们时代的成绩来。

藏学的故乡在中国，藏学的基地在中国，浩如烟海的藏学资料也在中国。我们中国人有责任有义务编纂出全面系统的准确的藏学史料，为

促进我国和国际藏学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。愿以此与藏学界的朋友共勉。

一九八七年五月一日述于北京。

前言

查騫著边藏风土记，是一部有关川边藏区的重要著作。

查騫，字介庵，怀宁县（县治原在今安徽省安庆市。解放后，怀宁县迁今治——石牌）人。光绪乙巳年（光绪三十一年，1905年）春三月，查騫由川督授任为里塘粮务同知，四月从成都出发赴任。当赵尔丰督办巴塘军务时，查騫曾与往来，有所建议和襄助。但赵尔丰平定巴塘、乡城后，在陈报有功人员中，无查騫名字，后亦未得赵氏重用。查在里塘两年，病归成都，赋闲十载。丙辰年（民国五年，1916年）阴历九月，查騫随川边财政分厅（后改为财政厅）厅长熊廷权（名种青）至打箭炉（今康

定)。十月，川边镇守使殷承瓚委查騫会审积案。会审案件工作结束后，查被任命为邓柯县知事，阴历十一月二十八日（癸巳日）出发，十二月二十二日（丁巳日）抵邓柯县署就任。戊午年（民国七年，1918年）仲春，《边藏风土记》稿成并作序。但此后多年，《边藏风土记》未印刷出版。这次初版本是依据查騫手稿加以校点注而成。

本书是查騫依自己亲历及搜集的有关川边的资料而作的著述，敢言前人、时人所不敢言，对部分藏族地区情况亦有较详的记述，有益于读者研究某些历史事件、民族问题以及当地的资源、物产的需要。在藏区风土志中，是一部内容较为充实的著作。但亦间杂有一些传说，不足为信。特别是著者对人、事、物评议甚多，议论精当者有之，评说偏颇者亦有之，对少数

民族称谓不当屡见不鲜，读者可批判地阅读，择善而从。

全书八十八篇文（不含序），似是随笔，稿成后未再整理，没有按事物分类、系统编次成书，但其内容丰富，包涵甚广，对川边的疆域、山川形胜、军事活动、政治变迁、历史人物、资源、物产、风土习俗、汉藏关系等方面，无不具载，不失为研究和编写西藏史、志，四川史、志，甘孜藏族自治州史、志以及汉藏关系史的重要参考书之一。

《边藏风土记》原议由胡文和同志校点，但在接到抄录稿后，他忙于其他课题研究，无暇顾及，乃交给我负责校点。

原书稿除第二卷外，第一、三、四卷缺目录，现目录为校点者所加，并将书中的古字、异体字作一些规范，对不合时宜的个别词语稍作改动，其余均依原稿；对原稿中词语不明确或错

误处，将订正的字书于（ ）内，附于原字之后；凡补充原稿中的漏字，或为了词意明确而补正的字词，均书于〔 〕内。至于出现一地多名（如解古、界古之类）、相同事物多样称谓者（如公八、更八、喇嘛寺、藏族寺庙之类），则原已有注，或读者易于了解，不再加注。

我作校订、标点和注释，虽已认真从事，亦恐难臻完善，疏漏之处，尚祈读者指正。

林超

一九九〇年十一月二十七日

序

雪山耸峭，玉色莹然。对此瑟缩，如临冰窟。太古千岁积雪，中原无此奇观也。春回几日，塞上草青，虬隤跃池，犴鸟欢鸣。采蔬作羹，猎兽为脯，敲冰煮雪，重醢酪酥，马勃牛溲，围炉细烧，甲剪龙涎，亦复何异？醉歌山月，饱卧穹庐，几不知岁月推进，人情冷暖，老夫其长为蛮夫长乎？少壮喜闻人谈边塞事。先大夫昔游拉里，有纪程一帙，每就闻见，道里远近、夷俗征考之。丙午^①，余小子重定发川，承发里塘粮务，两年病归，略有纪述，未尽核也。越十年丙辰（民国五年，1916年），又奉

调出关，时改流未久，国变多艰。屯田既逝，塞马哀嘶，洗甲销兵，瞻云黯淡。国防为西南屏障，疏弛亦可悯矣。

人生一世，既未能追踪班傅^①，垂功名于竹帛，会当立马岗（冈）底斯山^②，探乌斯、天竺之陈迹，访博望^③、玄奘^④之故事。然而何易言也！公私退食之余，詮次闻见所及，厘写成篇，署曰《边藏风土记》。一斑之窥，未尽详博，空谷足音，亦云陋矣。

戊午春仲怀宁查霁介子自识于川边邓柯官廨

①丙午，此为查霁推算干支纪年有误，与后文所述多有矛盾。查霁来川，应为乙巳年（光绪三十一年，1905年）。查霁在同书第二卷《凤（副）都统全被戕始末》中，明确记述凤全于光绪三十一年三月一日被害，文末云：「光绪三十一年，余任里塘粮务，书其事而哀之。」在同书第四卷《雅炉纪程》中，开首即云：「是纪以光绪乙巳（1905年）春三月，巴塘夷变……」查霁于光绪三十一年三月被任命为里塘粮务同知，从成都出发日期是「乙巳四月十三日」。查霁在本书多篇文章中，记述光绪三十一年（1905年）川边发生的事件，有些明确记为「光绪三十一年」，有些记为「丙午（年）」，均由其推算干支纪年有误。

②班傅：指汉代的班超、傅介子。

③岗(冈)底斯山：在西藏境内，横贯西藏自治区西南部，在喜马拉雅山相平行，东接念青唐古拉山，海拔约8000米，主峰6714米，为雅鲁藏布江与藏北内陆湖泊的分水岭。

④博望：指汉代的张骞，汉武帝封张骞为博望侯。

⑤玄奘：即唐代高僧三藏法师。

边藏风土记

卷一：

打箭炉建置沿革

小成都

明正土司

郭达将军

茶关

边地出产

川边疆域

边南北盐产

温泉

泰宁蜡蜂、黑猿

泰宁寺夷变始末（光绪三十一年事）

赵尔丰轶事

陈步三叛变（民国三年事）

边地转运至难

罗长椅

瞻对收归始末

萨德格

耶稣教与喇嘛

南关经塔潜蛟

折多山

高日寺山（边南道）

八角楼